

由模型：Extensive vs. Intensive 重構台語文的加強詞（下）（華文）

◎簡鴻綿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在職碩士生

二、「月亮型」的外加成分 vs. 「太陽型」的同步發光

這些強調成分，雖然其中都各有優缺點，不過，大多屬句子裡另再「外加」字詞來表現，以類型來分，是屬於被動性（heteronymy）「月亮型」的方式，必須仰賴他人才能發光發熱，不夠簡單明瞭。而最為經濟簡便的方式，莫過於通過「同步」使用：聲母「送氣音」，以及實詞當中的動詞、形容詞 / 副詞變調後的「高降」來表示，這種加強詞是屬於自主性（autonomy）可比「太陽型」的方式，既能夠自主發電、同步發光，省時省事不費力，又可以很另類的節能減碳。

這種簡明有如「詩般的真實」（poetic reality），既是忠實的代表，也是精確的再現（accurate representation），是幾乎沒有秒差，部落式的「無縫網絡」（seamless web）或重新部落化的「同步網路」（synchronization network）的強調成分，也是口語文化面對面、聽覺性的，以及電力文化通過電路的聲學空間，或數位技術時代聽覺與觸覺的捲入空間，瞬息之間實現同步化。相對而言，口語技術與電力技術這兩種有機文化所產生的強調成分，就遠比書面文化的機械技術，平淡刻板一如「散文體的寫實」（prosaic realism），這種象徵性（symbolic）、機械式（mechanical）、專門化的視覺性空間，需要「外加」字詞的加強詞，較為另類而富有想像力，也更貼近口語心理的真實性。

此等通過送氣與否的「音素單位分工」，和高降與否的「聲調單位分化」，也都在意義上衍生出：Extensive vs. Intensive，「鬆

緊模型」的對立再現了言說人心理所掩蔽，或所欲求的真實世界，形成程度不等的對立、反義現象，和語義聯繫的意義關係。而內存於人腦中的一種規則系統的實體語法，它的實體的出現有時也會實現在不同的修正特徵裡。

(一) 台語人說「危險」時，通常把 /gui⁵-hiam²/，說成：/hui⁵-hiam²/，固然是「危」的聲母 /g/ 受到後面「險」的聲母 /h-/ 的影響，而形成「雙聲」的逆同化 (regressive assimilation) 或非鄰接同化 (incontiguous assimilation) 的現象，但舌根濁音 /g/ 與聲門摩擦音 /h-/，本來就相當接近，又因為受到「危險」本身語義的制約，聲母的發音部位後縮 (retracted)：g → /h-/。就像前述拉扯「摸」(giu²)：g → /kh/，以及「空」：ueh⁴ /uih⁴，也會進一步形成更緊緻「刮」：kueh⁴ /kuih⁴，一樣，修正特徵正好形成了加強詞；與之相反的「對」：tui^{3/5} 則弱化成 → ↓ ui^{3/5}。實際上，也符合心理的真實性，遠距同化只是表象或遠因，心理層面或許才是真實和近因。

屬於文讀層的「到」：/to³/，如：報到、遲到、到處等，因為大多由文讀音轉譯而來，也較少口頭的語境可以衍生，一般也只有單一的語音和較中性語義。屬於白話層的「到」則會有較多的音變或變體，也有較多的語意 / 義，例如：

到：/kau³/ → /kah⁴/，也是因為喉塞音：[ʔ] 或 /-h/，是 /kau³/ 的韻尾後高元音 /u/ 轉化所形成：/u/ → /-h/，和 /g/ → /h-/ 一樣，理論上也是轉強的訊號，只是詞性大概由動詞像是：arrive、reach，被轉化為相對較弱的詞類 / 性 (word class) 像介系詞：to、at，而漸漸被虛化 (grammaticalisation) 了，從而逆轉 ↓ 為虛實的對立：

* 到：kah⁴ → ^{8/1} 今 / 且你才知 vs. kau³ → ² 今 / 且你才知。

喉塞音：/-h/ 因為是弱化的末端，同時也是轉強的開端，輔音發音部位則愈接近口腔前端愈強勢、愈有驅動力，舌根軟顎輔

音 /k/，遂轉為動輔音 /t/：

到底：kau³ 底 vs. tau³ 底，形成到位與究竟的區辨；以及上述同源詞敢、膽的對立：

* 敢 vs. 膽：勇 kam² vs. tam² 量：形容詞、有膽量的 vs. 名詞、勇氣；或白話音：

* 敢 vs. 膽：kann² 死 vs. tann² 頭：好勇鬥狠、膽大皮厚 vs. 膽量、器識。

而 /k/ 與 /t/ 的對立，同樣也會再現在它們的變體入聲 /-k/ 與 /-t/ 裡：

* 息：氣 sik⁴ vs. 消 sit⁴：呼氣 vs. 音訊；

* 得：tik⁴ 失 vs. tit⁴ 失：得罪 vs. 得失，形成可能失去、開罪、得罪與得利受害、成敗、優劣的區辨。這個表示可能的字詞：得（tik⁴），也不無可能出現在表示真確的「的確」弱化的重構形式裡：

* 的：tik⁴（得）確是 vs. 無 tik⁴ 確。→

* 敢：kam² 是？ vs. kiam² 採是！

這個台語文的入聲，同樣的情形發生在英文拼字詞尾：-k vs. -t（-ck vs. -ct）裡，名稱和發音方式雖然略有不同，也呈現了對立：

* track vs. tract：一般路徑軌轍 vs. 特定管狀通道，→前後者的屬性不同，也造成不同的辭義和構詞形式，例如：

tracker vs. tractor：追蹤者、獵人 vs. 牽引機、輸送器；

田徑賽 vs. 萃取：track and field events（詞序相反）vs. extraction（< ex 向外 + tract 抽、引 + ion 名詞詞尾；→ attraction 吸引力，<

at 向前)；→

* sound track vs. vocal tract：一般聲象 / 音響軌道 vs. 器官（系統）發音 / 聲通道。

*tack vs. tact：/æk/ vs. /ækt/：粗略縫法 vs. 機巧手法；後者/ækt/ 緊緻程度更勝於前者/æk/，/ækt/中間的/k/是兩個不同的塞音毗鄰時，第一個不爆破只有發音動作，無法成為正常的可聞音段（audible segment），而自然除阻的塞音（stop）的特殊情形，是有別於/æk/除阻前是一個閉塞的破裂音或爆破音（plosive/explosive）。一般台語個別字詞的入聲應該是「破裂音」，當入聲與其它字詞連讀時又另當別論。英文這種對立：/-k/ vs./-t/的縫紉法，在台語文也曾出現/h-/、/p-/的對立：

* 粗略縫法（tack）vs. 機巧手法（tact）：hang⁵（紵）線 vs. pang⁵-thinn⁷（縫紉）。

《廣韻》紵，刺縫。《玉篇》縫織也。《章炳麟·新方言·釋器》，今淮南、吳、越謂粗縫曰紵，言如行列之行。此種粗縫的方式，有些台語人也說做拉直、整平的「擢」：tioh⁴ 牢--咧。縫（pang⁵），是將衣服布邊用針線上下縫綴，不使縫線露在衣服表面，比起紵或擢，無疑是較為「緊緻」精細的工法。

從語音和聲調的區辨，「到底」也就可構擬出虛、實的四元對立：

* 到底：（恪 / 貉 / 甲）kah^{4→8/1} ↗ 底 vs. kau³ 底 vs. tau³ 底 vs. tah^{4→2} ↘（貼）底。

其中左右兩端帶有喉束音：/-h/ 的 /kah⁴/ 和 /tah⁴/，正好是虛、實的代表，也都是處於語域、語義接壤的地帶或位址，這個有賴「喉氣流」（glottalic）——聲門（glottis）運動形成的氣流所產

生稱為喉塞音 (glottal stop) 也叫喉束音 (glottal catch) 的語音：[ʔ] 或 /h/，它的變調卻出現不同的修正特徵，「徂 / 貉 / 甲」與「貼」分別體現為高促或高平：[kah^{4→8/1}] 遞弱成分，以及高降：[tah^{4→2}] 的增強成分。也正是因為語音：/h/，位處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咽喉要衝，它所形成的氣流通過聲門上腔 (supraglottal cavity) 時，整個腔室會形成無聲共鳴的聲腔摩擦聲 (cavity friction)。

這個堪稱居於聲門的聯接點 (junction) 和生死門的語音，據有重新啟動和剎車結束的開合樞紐：/h-/ 和 /-h/，因為具有強調結構 (cleftability) 的雙重角色，又得天獨厚擁有其它塞音所沒有的發音器官，如有較狹長的「咽腔」(pharynx) 可資利用等優勢，或許如此，才使得中促聲：[ʔ³] 或 /-h⁴/ 實詞變調要強調時，能有足夠的空間可供高降。它的調值與變調後的調值：[ʔ³] → [ʔ₅₁]，或調位：/h^{4→2} ↘ /，會呈現明顯下降音渡形式，而與做為虛詞變調後的調值：[ʔ³] → [ʔ_{5/55}]，或調位：/h^{4→8/1} ↗ / 的上升音渡形成了對立區辨，不能不說是言語器官 (speech organs) 進化的象徵，更是一種語音的高度技術化 (the high technologizing of the speech sound)。

台語文這組特殊發音的音位分裂 (split of phoneme)，或讓字詞的詞性 / 類可以在此位址，是依照實際的需要，分裂 (clefting) 進行虛化、轉化 (conversion) 的「類分裂」(class cleavage) 或重疊分布 (overlapping distribution)。這種有如描述矛盾或對立力量的互動，探知矛盾及其在整體結構化或變形上的效果，以及虛、實轉折或唯心、唯物辯證的翻轉 (dialectic reversal)，也是動態思考的過程，和有意識的 (conscious) 連結表達，並非僅僅是隨興所至的 (extemporaneous) 「心適興」或無意義的發揮。台語喉塞 / 束音：/h/，甚至只要通過不同變調，一音之轉就可表明虛詞

或實詞的身分，至為便利，無疑是種語音的進化，是給語音做了極致的演繹。

(二) 教：牽 ka^3 vs. kau^3 育 vs. 央 $kah^{4\rightarrow 2}$ ~，形成使役、扶植、教示 vs. 教導使明白 vs. 派遣、差遣、差教等「央教」的對立。例如，台諺：「教豬教狗，不如家已走」的「教」，是「差教」意就應作 $/kah^4/$ ，若作 $/ka^3/$ 則是貶義化 (deterioration)，恐會有誤會或歧視之嫌，雖然二者變調後音值相同，都是高降調，卻因「緊緻」程度不同而有些微不同的意涵，這也再次表達了「本調」才是台語文聲調的本型和本質。而文讀音： kau^3 ，如教育、請教、宗教等，也一樣是持較中性的語義。

在古代詩詞裡，「到」和「教」的虛實轉換和意涵，甚至可以相通。例如，宋·邵雍〈安樂窩中吟〉：

安樂窩中三月期，老來才會惜芳菲。自知一賞有吩咐，誰讓黃金無子遺。

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這般意思難名狀，只恐人間都未知。

該詩韻腳似曾相識，很像唐國李商隱的〈夜雨寄北〉，必須用中古漢音、後來的閩南語文讀音才能押韻。其中「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的「教」、「到」用法和語音都像台語文的「貉」或「格」。

屬於相同的詞源，在古代表示窮究、推極的「格」物「致」知，則是實詞的用法。

教育部《台閩語推薦用字 700 字詞》(編號 180)：「甲」，代替一般所使用的「貉」，應是避免打字困擾，若採用「教」則更有語意明確的優點，並可以和「到」交互活用，兩者皆屬後高元

音轉化爲喉束音：/u/ → /-h/，使用上也能和文獻接軌，讓台語文更見厚度。如「吃到飽」，台語說「食到飽」，「吃勿ㄗ・(得)飽」便是「食教飽」，「吃勿ㄗ / (得)飽是「食會飽」，「事到如今」台語文則可以寫做「到教遮來--矣」。只是，「教」和「到」一樣，都已負荷過重，也有易於混淆的缺失。就神經認知學來說，台語虛詞的 kah⁴ (得 / 勿ㄗ・)，也許可以考慮電腦打字沒有困擾，又能集「教」、「到」、「徂」等字詞形音義之大成的「徂」，來代替須要電腦造字的「徂」，或是部推但缺乏詞義聯繫的「甲」，以及部推的異用字「假」：通遐，意爲遙遠，二者意思都一樣遙遠。

前述盧廣誠教授認爲：喉塞 / 束音 (glottal stop) 第 4 調中促聲 (-h⁴) 變調時，虛詞要變爲「高促」或「高平」vs. 實詞要變爲「高降」的說法中可得出：

俗：買菜 kah^{4→8/1} ↗ 蔥 vs. 買菜 kah^{4→2} ↘ 蔥，形成買菜「和」蔥與買菜「送」蔥的對立；因而：母 kah^{4→8/1} ↗ 囡 vs. 母 kah^{4→2} ↘ 囡，前者是母子倆，後者則變成拖油瓶了。或構擬出：

* 煞：suah^{4→8/1} ↗ 知 vs. suah^{4→2} ↘ 戲 vs. sannh^{4→2} ↘ 心，形成哪知、散場、意亂情迷的對立。而表示收場、結束意涵的「收煞」，又常變異弱化爲「收山」：

* 煞：收 suann¹ (山) vs. 收 suah⁴。

從而，通過「鬆緊模型」的音義相對論，從「到底」與「教示、教育、央教」，既是結束也是開始的喉塞 / 束音：/-h/，虛詞、實詞戰略性的轉折發展，也獲得了進一步的驗證。

三、強龍壓蛇 / 舌的「強輔音」，和動見觀瞻的「動輔音」的重構形式

有關這種自主又同步的加強詞成分，也能利用「強輔音」(fortis)，和「動輔音」(kinetic consonant) 的理論來說明。

需要更多的氣流和更大的動力來形成的強輔音，以濁音 (voiced) 和清音 (voiceless) 比較，清音是 fortis，因為它必須有更強的力和更多的氣流，才能在空氣中造成與濁音同樣的激盪 (turbulence) 和發出同樣的音量 (volume)，因此，語音的發音就不能不考慮「人」的因素。而通常濁音也鮮少再加送氣音，像「摸」：聲母 g 就只會轉為 → /kh/。亦即：

弱輔音 vs. 強輔音：濁音 vs. 清音：/b/ vs. /p/。此種弱、強輔音的模式，也反映在父系社會的結構形式上：

母 vs. 爸：bu²/bo² vs. pe⁷。在弱、強輔音的模式裡，屬於超音段的聲調便要讓位於強輔音。

(一) 強輔音：/p/，處於音節末時甚至有縮短其前元音的效果，如 rope (繩) ~ robe (袍) 兩詞中，前一個的 /əu/ 比後一個的短。而一般人的發音有自身經常使用的強度，一旦情景出現或爲了凸出表現感情的需要，語段強度會增強或轉弱，前述「打巴掌」形成了：

巴：pa¹ vs. pann¹ vs. painn¹ 語音結構的三元對立，/p/ 本是一軍的強輔音之最，/pa¹/ 受情緒無端波及，兩度發生德語詞稱做 Brechung 的元音裂變，增強爲：→ pann¹ → painn¹ 後，想要再增強只能借助送氣音，以及高降調或入聲，若進一步音義接壤，進行「雙重連接性 / 聯想」(bisociation)，得到的會是窮兇極惡的「歹 / 痞」，以及「拍予死」的「拍」：

* 歹 vs. 拍：phai²/phainn² vs. phah⁴，也呈現對立。

歹、拍，雖然有些偏離語義領域，但仍舊在音義關聯場（associative field）裡，發音方式又與心理層面呈連結關係的言語（articulate speech）。這兩個以「巴」做為中心詞（central word）的被聯想詞（associative words），在音義結構上同源類似（affinity），有音位交替的內部屈折，彼此間也可以成為刺激與反應，並能產生聯繫與同現的聯想搭配（association-collocation）。為了比對重建，我們可以內部構擬（internal reconstruction）如下一組對立：

* 歹 vs. 拍：phainn² vs. *phainnh⁴ → phah⁴，而假設 phah⁴ 本是由 */phainnh⁴/ 突變而來，亦即：phainnh⁴ → phah⁴。

因為 phainn² 若是由 painn¹ 而來，而 pa¹ vs. pann¹ vs. painn¹ 的語音對立結構又是存在的，假定 /painn²/ 是一部的跑車，則這部已經配備了強大引擎（強輔音）：/p/，又安裝了渦輪增壓器（turbo）送氣音：/h-/，若再加上「高降」調，已無異是一部油門「踏盡磅」，風馳電掣「當歹」的超級（superb）跑車：/phainn²/，當碰上情況（語境）危急需要緊急踩煞車的喉束音：/-h/ 時，因而產生了音量變化的母音縮短或飛速脫落（whiz-elision）的現象。也許因為相對座位（位址）靠近 /-h/，而份量又相對較輕的 /-inn/ 或 /-i/，瞬間（instantaneous）被順勢拋出這部正在飆速：*/phainnh⁴/ 的車體（結構）外；也也許為了發音的方便，或者美化聲音的改變，僅僅能留下穩住車身 */phainnh⁴/ 之所需、相對顯性的（manifest）主要母音：/a/，而 /-inn/ 則隱身（recessive）遁入了結構內不發出聲，做為深層結構的一部分，而形成只見表層結構：/phah⁴/，就變得很有可能。從而，鼻母音 /inn/，是因為「巴」的強輔音 /p-/ 而來，卻也通過「拍」的送氣音 /h-/ 和喉束音 /-h/ 而消失。

這種爲了發音的方便，或有利於傳播所做的美化聲音的改變，是對語音有效調節的型式結構，應該也是來自人們採取「定量調控的恆溫形式」(the thermostatic form of quantitative rationing)來完成的。

台語這個由「巴」到「拍」的音義聯繫轉換的過程，也很像英文：slap（打巴掌）和 spank（打屁股）不同的意涵，詞義與發音方式之間，都和肢體動作經過辯證而多少產生了些許連結和理據（motivation），因此也都不是那麼任意性。值此「癘火當發」之際，理性盡失之餘，攻擊性、不顧斯文掃地的「打」/phah⁴也就已不再限於拳或掌，通常是「跔踭拳頭母」的拳腳交加，甚至輔以棍棒了。這種由巴→拍的音義差異，依使用人是否需要輔以工具的辯證，也出現在由「窆」變「刮」的對立裡：

刮：ueh⁴/uih⁴（窆）糊仔 vs. kueh⁴/kuih⁴ 尻川。

可以重建這種近似於縱聚合置換軸（paradigmatic axis）的比較構擬（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的字詞尚有：「散」、「煞」、「爨」、「嚇」、「塞」和「撒」等，它們也是形成這種「鬆緊模型」的對立：

* 散 vs. 煞：suann³ → suannh⁴ → suah⁴，後者的鼻化音 /-nn/，也因喉束音 /-h/ 而消音。

* 散 vs. 煞：suann³ 場 vs. suah⁴ 戲，形成散離與收束的對立。

* 煞：suah⁴--著 vs. sannh⁴--著，形成犯煞、被凶神所傷與飢渴於～、意亂情迷的對立。後者便是透過鼻化音 /ann/ 做爲強調成分，它的 /u/ 和上述的 /inn/，都屬於相對於 /a/ 的份量較爲輕的母音，也就在類似的狀況常遭到飛速刪除（whiz-deletion），蒸發失聲了。英文「好奇」：curious → curiosity，前者形容詞詞尾：-ous 中的 [u]，是相對於 [ɔ] 爲份量較輕的母音，以及台文「無要緊」

: bo⁵-iau³-kin² → bua⁹-kin²，中間的「要」也是 [i]、[u] 相對於 [a] 爲份量較輕的母音，面對壓力重音時，一樣要成爲被割愛的對象；而前者的 /u/，因爲是 /o/ 的變體，也是 bo⁵ 的主要元音，是不可省略的。

論者以爲，「sannh⁴ 著」係從「爇」而來的，不過在模型：Extensive vs. Intensive 裡，便顯得牽強，因爲：

* 爇：hah⁴（哈）vs. hannh⁴，形成強烈需要和備受熱氣烤的虛實對立。

而「sannh⁴」，無法在上面重擬「*爇」的對立裡，找到適當的位址，也就是通不過「鬆緊模型」的檢驗。「sannh⁴」的語音，就比較聯繫不上「爇」，「sannh⁴--著」確是「suah⁴--著」的變體，亦即「煞」才是「sannh⁴--著」本字或正字。

* 嚇：han²（喊）→ hann² vs. hiannh⁴ vs. ↓ hennh⁴ / heh⁴，/h-/ 和 /-h/ 前後包抄之下，也許過度「驚嚇」之餘，力度反而呈現漸弱（diminuendo）現象 ↓：hiannh⁴ → ↓ hennh⁴ → ↓ heh⁴。

* 塞：sai³ 外 vs. sat⁴ 鼻：邊境 vs. 塞滿；《孟子·公孫丑篇》：「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間。」《番愚續志》：「埋訓塞，塞又訓滿。」

* 撒：sai⁷ 潑 vs. suah⁴ 鹽 vs. sat⁴ 潑 /sat⁴ 手人寰，上述二例都僅體現（manifestation）了主要母音 /a/，次要母音 /i/ 則消失無蹤。

以及同源詞和前揭循此脈絡、模式的構擬：

* 鬥：械 tau³ vs. 見面就 tak⁴（觸）：敵對相爭 vs. 觸犯爭吵；

* 滓：油 tai² vs. 洩 tak⁸-tak⁸（濁）：沉澱的污垢 vs. 濃稠得化不開。

* 無-愛：buah⁴（爇）→ /vs. bainn³ / mai³（莫），形成消極不要

與積極制止 / 勸阻。

上述「無-愛」→「莫」等現象，正是因為「摩擦音」：/s/，動輔音：/t/ 或強輔音的老二濁、弱輔音：/b/，與「送氣音」：/h-/，或入 / 促聲並存的關係，是兩種不同的發音部位和動力擠壓所造成的結果。

麥克魯漢認為，任何一種發明或技術（technology）都是我們生理有機體的一種延伸或自動截除（auto-amputation），這種延伸須要我們身體的其他器官與延伸有新的比例與均衡。因而做為媒體的語言文字，有任何新的發明或延伸，當人體中樞神經接收到時，也一樣會採取均衡的調整策略，以利該語言文字得以流傳。

（二）強龍也有呈現強弩之末的疲態之時，強極轉弱，放鬆肌肉緊張度而使強輔音：/p/，發音減弱（lenition）轉成它的對立弱音（lenis counterpart）的弱輔音（lenis）：/b/，強龍壓蛇，龍頭瞬間力度逆轉，形成強龍「押」蛇之勢，於是 painn^1 一放鬆遂變成 ↓： $\text{bainn}^1 / \text{mai}^1$ 。形成了：

$\text{bainn}^1 / \text{mai}^1$ vs. painn^1 ，形成弱輔音 vs. 強輔音，亦即濁音和清音的對立。

以語音的響度而言，濁音雖然響於清音，但因為濁輔音（voiced consonant）：b，既有聲帶振動音，又是有發音器官持阻（delayed release）或除阻（release）時磨擦聲的輔音，它的發音較鬆弛，呼氣量和肌肉張力都比對應的清輔音小一些，主要是受到聲帶振動，減弱了聲門（glottis）上方空氣的壓力，也相應減弱了超聲門（supraglottal）發音動作的力量，所以濁輔音相對於清音是弱輔音。也許受到英文 Boxing 的影響，也許弱 / 濁輔音減少了發音所需的力氣，猶有餘裕，也也許餘怒未消，盛怒猶難抑。總之， $\text{bainn}^1 / \text{mai}^1$ 已經改變了巴掌打的動作，而變成出「拳」攻擊，在

盛怒難抑之下，「拳頭母捏甲欲出汗--去」，只好「bainn¹/mai¹--落-去」，或許也是當下情境（situation）不得已的選擇；當氣消一些後，出拳稍輕一點則變成「baunn¹/mau¹--落-去！」，若不巧沒打到人而去打到東西，東西必定會「baunn¹/mau¹--去！」或「baunnh⁴/mauh⁴--去！」無疑。有意無意中也形構了「對人」，以及「對物」這兩組對立：

*mau¹ vs. mai¹，和 mau¹ vs. mauh⁴。

而 baunn¹/mau¹ 也會變體為：boonn¹/moo¹，同樣 baunnh⁴/mauh⁴ 又會變體為：boonnh⁴/mooh⁴，於是又有了：

*mai¹ vs. mauh⁴ 或 moo¹ vs. mooh⁴ 的對立形成。

bainn¹/mai¹ 的用法，在台語文裡，就因為和 bok⁴ 的用法差不多，並且被弱化成：gok⁴，便又形成新的對立：

*gok⁴ vs. bok⁴。

基本上，弱 / 濁輔音：b 所形構的 bainn¹/mai¹，雖是利用拳頭出擊，至少都猶算是正面攻擊，與 pann¹ 的強 / 清輔音：p，也都還是雙唇同部位發聲。真正還想利用巴掌打，就必須仰仗「動輔音」：/t/，此時也會出現反轉減弱的現象。與龍頭一軍的強輔音：/p/ 相比，動輔音一樣只能算二軍，通過由不同部位發音的動輔音：/t/ 來帶頭，於是，bainn¹/mai¹ 又變成回到用手掌出擊，只是改採手背反打 ↓：tainn¹。強輔音：/p/ 以強龍壓 / 押蛇之姿，再一次逆轉而變為強龍壓 / 押「舌」，形成雙線：/p/ ↓ → /b/，以及 /p/ ↓ → /t/ 的發展態勢：

*mai¹ vs. painn¹：用拳頭揍 vs. 用巴掌打。如同濁音、清音發音的差異一般，對出手的人來說，比起發出濁音和用拳頭打，發出清音的 /painn¹/ 和用巴掌打，都是須要更加帶勁使力的。

*tainn¹ vs. painn¹：反巴掌打 vs. 正巴掌打。這是從打的工具巴掌來說的，若是以被打的部位如掌嘴「打耳光」叫：sai¹（搥）喙髀（tshui³-phe²）。和巴掌的「巴」一樣，這個「搥」也是腮幫子「腮」的動詞化（verbalization），動詞要打的受詞部位就被固定了。而像小孩子以「喙髀」（腮）「鑽欲食奶」（磨蹭著要吃奶）一般撒嬌著，就叫做：腮奶（sai¹-nai¹）。→腮奶（nai¹）vs. 少奶奶（nai²）。

這種由強輔音轉弱：/p/ → /b/ 的模式，若再加上前揭元音量變的型式結構，也可以延伸重擬出「這擺」變「這馬 / 嘛」的對立形式：

*擺：這 pai² → 這 *bainn²/mai²（買）→ 這 *bann²/ma²（馬），→ 再形成：

*擺：這 ma²（馬）vs. 這 pai²，延伸為普遍意義、現在 vs. 這回、限定意涵的對立。

「這 ma²」，現在還有很多地方說：這 mai²。按董忠司總編纂，《台灣閩南語辭典》：【這嘛】現在。（此可能為「這擺」的變音別義）。若再聯繫上述用指頭關節輕、重扣打的區辨，從出手打的一方來說，可擬測一組台語文有關「打」的聯覺音組的對立形式：

*拍：ainn²（挾）vs. sai¹（搥）vs. tainn¹ vs. bainn¹ / mai¹ vs. pann¹（巴）vs. painn¹ vs. khainn¹ vs. khainn²（斃）vs. phah⁴。

也許我們可以這麼說：台語文出手打的「動作」或「受動」部位，連肢體語言都和「發音部位」互相一致。這也透顯了：專門研究獨立使用表示某種意義，或伴隨話語表示對所說內容的支持、強調或賦予某種特別含意的非口頭聲音現象，也被稱做副語言學（paralinguistics）的身勢學（kinesics），在台語文裡，讓我

們見識到了「牛」(kinetic) 轉乾坤的能力，和它所代表的意涵，以及前述腮奶 (sai¹-nai¹)、sai¹ (搥) 喙髀，和 *「挾」: ainn² vs. khainn²，所重構小孩 / 出力拍打與大人 / 用力扣打的對立，它們所體現的特別意義。從而「巴 / pa¹」則是比前揭的「子」更進一步，出現了五元對立 (quintuplenary) 甚或六~九元的對立：

*pa¹ vs. pann¹ vs. painn¹ vs. bainn¹ / mai¹ (baunn¹ / mau¹ vs. boonn¹ / moo¹) vs. tainn¹，也就是：

pa¹ ↔ pann¹ ↔ painn¹ ↔ bainn¹ / mai¹ (baunn¹ / mau¹ vs. boonn¹ / moo¹) ↔ tainn¹ →，形成：

Ext → Int → Int+ → Int- → Int- - → Ext+ → 的循環。

(三) 潛在動輔音與實現動輔音的重擬：

輔音不改變性質，就無法在發音時加以延長的稱為動輔音。

如破裂音 (plosive) 在除阻發出聲音時，只能是不可延長的暫音：/t/ —— 舌前端抵住硬顎，舌尖抵住齒齦；如果在除阻過程中轉為同部位隙縫，聲音就可以延長：/ts/。所以塞音是潛在的動輔音，塞擦音是實現的動輔音，例如：

就：to⁷ / tio⁷ 欲 vs. 成 tsiu⁷；

查：ta¹ 埔 vs. tsa¹ 埔；

長：tiang² 志 vs. tsiang² 志；雖然只是方音差，也是呈現出弱、強對比的方音差。

* 在：ti⁷ (佇) 佗位？ vs. tsai⁷ 哪裡？

知：通 ti¹ vs. tsai¹ 苦，形成知情與覺悟的對立，→

知覺：不 ti¹ 不覺 vs. ti³ (智) 覺。

振：tin^{2/3} 動 vs. tsin^{2/3} 作，形成搖動東西與提振精神的對立。

注：誓 tu³ vs. tsu³ 目，形成押注與專注的對立；

駐：tu⁷ 水 vs. 分 tsu⁷ 所，形成東西浸入水中與軍警停留的對立。或是重擬形式：

* 鎮：tin³ 靜 vs. tsin³ 定，也形成被動控制（鎮靜）與主動精神（冷靜）的對立。另外，

津：tin¹-tin¹ 有味 vs. tsin¹ 液；以及

珍：tin¹ 貴 vs. tsin¹ 珠。兩者都成為形容詞泛指、抽象的意涵，與詞義縮小特指、具體意涵的用法。

再由「蛇」和「盜賊」，重構台灣中部方音 *「啥」（tsia⁵，誰），以及通行語 *「不實」（白賊）的形式：

蛇：sia⁵ 行 vs. tsua⁵ 頭；

* 啥：sia² vs. siann² vs. ↓ sann²；→ sann² vs. sia² vs. siann²。從而，「無 sann²→¹（啥）會寒」和「無 sann¹（衫）會寒」，這兩個乍聽之下像是矛盾修飾（oxymoron）的短句，通過變調與否的對立，就形成了結構相同的反義表達（antonymous expression identical in structure）：

* 啥：sia^{2/5} 貨 vs. tsia⁵（誰）--的。

賊：盜 tsik⁸ vs. 墨 tsat⁸（烏賊）vs. tshat⁸ 頭（首腦）；

* 實：老 sit⁸ vs. tsat⁸ 頭（死腦筋）vs.* 不 tshat⁸（白賊）。民間台語研究專家陳冠學認為：「不」文讀音 put⁴，是由「弗」字轉來，同音假借用為否定詞。而吳坤明進一步表示：「不」，弗也，河南「椰子戲」音：peh⁸。台語「白賊」一詞，應是來自「不實」的音變。

不考慮漢字時，進一步跨越語義範圍，擬測有音義聯繫的詞源（etymology）：

* 扞 vs. 顫：tun³ 振動 vs. 無 tsun³-bun⁷（壘）：用力猛拉 vs. 文風不動（not move a muscle）；

* 代 vs. 在：現 tai⁷ vs. 現 tsai⁷，這兩個有音義聯繫和上下義關係（hyponymy）的詞，若再跨域到上述的重擬形式 * 這 ma²（馬）vs. 這 pai²，遂出現這種對立：

* 現 tai⁷ vs. 現 tsai⁷ / 這 ma²（馬）vs. 這 pai²（擺）。

屌：tiau² vs. tsiau²（鳥）；這個台語文少用的文讀音：tiau²，有吊掛半空中的音義聯繫，台語人對於說台語不會變調、不太「輪轉」的人叫講話「屌屌」/ 獠獠，好像是舌頭不靈光只是吊掛在口中的感覺。情況嚴重一點的，就被譬相：講話「含 lan⁷ 含 lan⁷」。這個屌，因為聲旁（phonetic）：吊，有搖晃義而延伸為「跣」義和「甩」義；華語人說「大屌 / 條不甩」，台語人有個對應詞說：無咧 hui³-lan⁷，或無咧甩（hiunn³）--伊。本義的屌，現在更被廣告詞和流行的「孽溜話」（play on words）：大 tiau¹（鷗），有意無意的取巧，取而代之。

不同聲學徵性的對立，如前揭通過鈍抑音性的與銳揚音性的元音：/u/ vs. /i/，台語的「陣」：tsun⁷ vs. tin⁷，以及

* 注：tsu³ 重 vs. ti³ 重：一般重視、看重 vs. 對人器重、對物貴重，再加上 /t/ vs. /ts/ 的區辨，可以擬測三元對立：

* 注：拚孤 tu³（孤注一擲）vs. tsu³ 重 vs. ti³ 重。

母音：/u/ vs. /i/ 的對立，更勝於子音：塞音 vs. 塞擦音：/t/ 與 /ts/ 的對立。因而，在「鬆緊模型」相對論裡，得以得出母音、子音和聲調三者之間的位階關係：

字詞間的鬆疏與緊緻，以母音之間的對立為優先（包括母音轉化為喉擦音：u → h），再比較子音間的對立，而屬於超音段的聲調，則要讓位於子音的對立。

(四) 英語文親密「緊緻」的強調成分：

英語：we/us，本來並未如台語有：阮、咱兩種不同概念之分。但是 Let us~，卻與連寫的 Let's~，通過輔音響度增強詞意的模式：塞擦音 /tsh/ 響於塞音 /th/，以更爲 Intensive/「緊緻」的方式，來區分排他的 (exclusive)：Let us~，與包括的 (inclusive)：Let's~ 之間的差異，亦即：

排他的「我們」/Let us~，和包括的「我們大家」/Let's~，是通過輔音變化：/t/ vs. /ts/；[t^h] vs. [ts^h]：Let us go! vs. Let's go!：我們先走 vs. 咱們一起走。

Let's 是通過語音 Intensive/「緊緻」的模式，做爲詞義增強的用法來形構對立。

台語的咱：/lan²/ 的語音是包含了第二人稱的聲母：/l/，和第一人稱的韻母：/a/，以及代表多數（或第三人稱）的韻母：/-n/ 一般。這種代表實詞的代名詞，是中國學者王力所謂虛大於實的「半虛詞」，也是透過語音的重新組合，使兩者都有「一起」的特別意涵。亦即台語：

我們：阮 vs. 咱，是語音 guan²/gun² vs. lan²：二合一 vs. 三合一，是人稱代名詞排外的與包括的對立形式，也是通過小稱詞與巨稱詞的區辨模式，來表現緊緻與親密 (intimacy) 的程度，因爲是代表名詞的半虛詞，而得以依是否表達時是否強調，來決定變調與否。台語文：阮 vs. 咱：二合一 vs. 三合一，在實際語用裡也常出現「減一」的用法，「咱」甚至只是用來表達兩者的「一體感」，例如：汝 / 你咱，「你咱」就是指：你我。「阮」音 /guan²/，是「我」：/gua²/ 再 + /-n/，泉州腔又音 /gun²/，因爲是弱化形式，在台語文的歌謠和戲劇裡，/gun²/ 也經常被用來作爲小稱詞的「嬌語」：

阮：gun² vs. guan²：人家（我） vs. 我們、我們的、我的。

這個 /gua²/ + /-n/ → /guan²/ 的語音模式，很像美語實詞：America（美國 / 洲）+ /-n/ → American 的型式結構（美國 / 洲人、美國 / 洲人的、美國 / 洲的）。英文：I mother 與 My mother 的區分，也和台語文：我（是）阿母 vs. 阮阿母的構詞或句法無異。華語則因為缺乏台語特有的人稱代詞單數詞；你、我、伊 + /-n/，→ 恁、個、阮以及咱等單音節字詞，字詞後直接 + /-n/，儼然是魔術的模式，靈巧好用又有多重詞性，其人稱代詞，只得通過所有格有無「的」的模式，來表現「緊緻」程度或親密色彩。這種以所有格形式或同等結構形式出現的同位語的同位生格（appositive genitive）現象，卻也造成所有格（genitive）與同位語（appositive）相混淆的情形，例如：

我：我的媽媽 vs. 我媽（媽）。

在「鬆緊模型」裡，狗和人之間一般不能也不會有親密的關係，不會也不應出現「我狗」、「我樹」或「我書」的說法，「我的媽（媽）」中間的虛詞「的」，功能就像連字符「-」一樣，雖然聯繫了代詞「我」跟「媽」的關係，終究是外加插入的符號，也多少造成兩者的隔閡，少了「的」的「我媽（媽）」這種無「縫」接軌的模式，讓子女與媽媽之間更加沒有距離。好比從「女的朋友」，變成「女朋友」一般的親疏有別了；反之，台語文也不能說「阮狗」等這種親疏不分的話。而英語回家：Go home！不說：*Go to home！依照他們的文法是說把名詞 home 給副詞化，不加介系詞：to，比起上學：Go to school！對英語人來說，其實也是另類的親疏有別。「我的媽！」則成為「我的天！」語意弱化了的形式，就好像英文：My God！因為忌諱或女孩子害臊難以說出口，而會被弱化說成：My gosh！或 My goodness！這種代諱詞（noa word）一樣，而形成這樣的對立：

天啊！：My gosh！ vs. My God！：我的媽呀！ vs. 我的天啊！

此種語氣的弱化現象，是在言說和書寫時的掩飾機制，是種對禮節的侵犯（breach of decorum）或破壞莊重場面的婉轉修飾（euphemism），也經常展現在台語文的用語裡：

* 湍：創啥 sio⁵（菘）！ vs. 創啥 siau⁵！或者如電影《艋舺》的對白：意義是三小（啥 siau⁵）！和呂興昌教授故意諧音的反話：創啥「大」，這種新詞（new word）或新說法（newspeak）。以及做為個人的自我解嘲：

* 煞毋知～，你 / 哩咧！ vs. 無都免，你 i⁷ 咧！ vs. 你 si⁷ 咧（～）？從盛氣凌人對人質疑：你 si⁷ 咧（～）？（你是怎麼的？）
，反轉↓變成自找台階下。

當時機成熟，此際做為媒介角色的連字符「的」或「-」，角色功能也彷彿媒合的媒人一般，階段任務完成就適時功成身退，免得成為不識趣的「青仔櫸」、或礙事的電燈泡。當然，最好最高的形式，就是永遠不用再出現，就像前述少了連字符的「嘛」或“never”，以及少了“to”的 Go home.，或是「阿媽兜」比起「阿媽的兜」、「阿媽個兜」得以讓彼此更親近，意義也更加「緊緻」。以冷、熱媒介觀之：我的媽（媽） vs. 我媽（媽），自然就冷熱有別了。

這種中介媒合的角色，當形式上不得不存在時，其實是越小越好的，最好是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例如：連接詞「恰」：kah⁴，除了用聲調模式：kah^{4→8/1} 外，有時也通過語音瘦身的形式：/a²/ 來淡化它的角色，例如：

恰：爸 kah^{4→8/1} 囡 vs. 爸 a² 囡 vs. 爸囡；但實詞可以虛化、弱化，卻不能也不會消失：

百：二 a² 五 vs. 二 pah⁴→² 五十。

台語文的實詞也經常通過母音新的結合或量變，來形成新的語意，例如：

「來去」：lai⁵ khi³ → lai⁵-khi³ → lai⁵ ~：來、去 vs. 來-去（走了）vs. 做夥去～。

本是表示加入意義的「來」，和分離觀念的「去」，透過語音的重新組合或元音量變而有新的意涵。

這些我們所熟知的語言，不管動詞或個別的人稱代名詞，都各自通過不同型式結構或新的語音組合，來表達不同程度的 Intensive 或親密關係。英文通過子音新的結合：Let us~ → Let's~；台文「咱」通過新的子音加母音結構，「阮」是透過母音量變，「來去」則利用新的母音組合；而華語的「我」通過同位所有格模式，亦即去中介「的」的方式。型式結構雖然多元，卻都意在表達一起、一體或同一國緊密結合（combined together）的緊緻意涵。

不過，這種型式結構也非鐵板一塊（monolithic），也有少數新的結合，意義卻比原來的單詞「鬆疏」。做為媒介的文字，是人類視覺功能的延伸，讀寫是更要聚焦緊緻才能達成的。例如，「看」加「見」，意義不變，等於是說「看到」或「看著」，反倒固定了語意。但是，看，還有「閱讀」義，本來須要聚焦看書報、了解內容的閱讀：read，是比單純或走馬看花的看：see/watch，要更加緊緻，而出現了逆反：

* 看見報紙 vs. 看報紙：khuann³-khinn³ 報紙 → khuainn³ 報紙 vs. khuann³ 報紙。

四、進化象徵的語音：中促聲（-h⁴），當做虛詞的「特別級」，也該應要「高降」

西方語言學家也把英語的詞彙分爲「實詞」：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以及「虛詞」：連詞、介詞、冠詞、人稱代詞等兩大類。只是英語中形容詞和副詞都屬實詞，是因爲英語中的副詞多數是由形容詞派生的，但漢語的副詞數量不多，而且多數跟形容詞無關，所以學界程祥徽、田小琳（1992）和盧廣誠（1999）都認爲：漢語中的副詞還是應該歸類爲虛詞。因此，台語的 tsiah ~（這麼～），對應於英文的 so~，或非正式的 this~，雖然都屬副詞，卻又分屬在不同的兩大詞類裡。例如：

（一）/tsiah/（遮）的變調「比較級」應作 [tsiah⁸] 或 [tsia¹]，若是「特別級」時就要變調做「高降」體現爲 [tsia²]，而「虛詞特別級應高降」就是 tsiah（這麼）的修正特徵。

「Tsih ~！」（這麼～！）等虛詞的修正特徵，也與「佻呢仔～！」（多麼地～！）的「佻」，以及台語文加強詞重複強調（epanalepsis）的重疊詞中，做爲「特別級」的三疊詞，或三疊詞縮略作二疊的首字詞，如「白↗」白白，變成「白↗」白，其中的「白↗」一樣。「白」、「佻」的特殊變調，也是採「上升音渡」的模式，或「巨稱詞」模式，與上述宜蘭腔實詞「真」的同源對應詞，並行存在的現象，異曲同工。

三疊詞縮略作二疊的首字詞，採特殊上升音渡的模式，與一般的二疊詞的首字詞，是採相對持續（sustained）音渡：「→」或「/」的模式是不同的，如「白→」白。後者的構詞方式，是利用「小稱詞」模式，也就是華語把小狗稱爲「狗狗」的模式，因此，二疊詞：「白→」白，甚至是比單詞的「白」還不夠白：

白白 vs. 白，這種二疊詞結構：「白→」白，是種弱化詞義的

用法，後面通常也不會再加其它字詞，也就是音渡終結，意思到此為止。若接了新字詞，結構一經改變，意思就逆轉了，例如：

* 白了工--的 vs. 白白了工--的；

直行 vs. 直直行：直走 vs. 一直走。→

來去：lai⁵-khi³ ↘ vs. lai⁵-khi³ (laii⁵) ↗ ~：來-去（走了）
vs. 做夥去～。

這與華語以雙疊用來強化詞義的模式不同，但是華語通常也會在雙疊詞後再加上「的」，例如：白 → 變成「白白的」，這點華台語又似乎相同。

透顯的正是做為台語文的說話人，也通過感嘆詞或特殊語調的表達感情功能（emotive function），來表示對所指事務和所說內容的感情態度。例如，「看著山跤許 / 遐開闊」，不同的語境，就可能出現三種不同的語意重擬：

* 許 / 遐：hia¹ vs. hiah^{4→8} vs. hiah^{4→2}：那裡 vs. 那麼～ vs. 多麼、何等或那麼那麼～。

喉束音 /-h/ 是屬於由 p, t, k 演化延伸而來的、具有演化象徵性意義的語音，也體現在台語文的實詞「跔」（peh⁴）裡。台語文的「跔」早已脫離腔腸動物或冷血動物無肢腳的「滑行」，和多足爬蟲類或四隻腳動物的「爬行」，一舉進化為兩隻腳人類的「站立」、「攀登」，而華語卻始終都還在「爬」可知一二：

* 爬：趨 vs. 爬 vs. 跔：so⁵ vs. pe⁵ vs. peh⁴。

此一「peh⁴--起-來」的動作，需要腰椎挺立外，就是靠前足演化為雙手的延伸，除了讓人類能夠昂然闊步向前，也讓人類得以演化出喉頭（larynx）正常在一歲左右會往下掉，以便可以學習清楚講話，再以雙手打造的工具、農具和武器，獲得充足的食

物和養分，進一步使腦容量快速增加，而進化成為萬物之靈。加上能清楚表情達意的語言與讀寫能力後，以及經驗知識累積的文字印刷技術，從此以萬能雙手，再手腦並用，甚至發明了比人腦更為厲害的電腦，人的腳掌則因為不必再爬上爬下，而退化為現在的樣子。人類這重要的一步，可以說比起阿姆斯壯登陸月球的那一步，更為大步，更為關鍵。

這個 pe^5 vs. peh^4 的對立形式，也體現在擬聲詞（onomatopoeic words）裡：

* 粗 pe^5-pe^5 （爬 / 耙）vs. 粗 peh^4-peh^4 （擘），形成粗糙不堪與皮肉欲裂的對立。

而前述台語文：喉塞音第 4 調中促聲（ $-h^4$ ）變調時，虛詞（function words）要變為「高促」（或「高平」）vs. 實詞要變為「高降」的說法，也有修正特徵的空間：

本來作為虛詞的喉塞音第 4 調中促聲（ $-h^4$ ）變調時，要變為「高促」（或「高平」），應該只限於「比較級」，若屬「特別級」時則會用「高降」來體現，也方便與「比較級」形成不同層次的對立。也就是修正特徵是：虛詞特別級也應該要高降。

（二）以台語：這 vs. 許。華語：這 vs. 那。英語：this vs. that 等三種語文的指示代名詞（demonstrative）的近指代詞（proximate）vs. 遠指代詞（obviative）為例證，來驗證「鬆緊模型」的相對理論。

1. tse^1 （這）vs. ↓（彼） he^1 ：近指代名詞 vs. 遠指代名詞，this vs. that：~is my book.

$tsit^4--e^5$ （這個）vs. ↓（彼个） hit^4--e^5 的合音詞，this one vs.

that one ←→亦即華語：

這一 vs. 那一：ㄉㄞ ㄨㄛˊ ㄨㄛˊ vs. ㄉㄞ ㄨㄛˊ ㄨㄛˊ ㄨㄛˊ (ㄨㄛˊ = ㄘㄞˊ)

2. tsit⁴ (這) vs. ↓ (彼) hit⁴：近指形容詞 vs. 遠指形容詞，this vs. that：~book is mine.
3. tsia¹ (遮) vs. ↓ (遐) hia¹：這、這裡 / 兒 vs. 那、那裏 / 兒，here vs. there。→ tsia¹--e⁵ (遮个) vs. ↓ (遐个) hia¹--e⁵：那些 vs. 這些，these ones vs. those ones。tsia¹--e⁵ (遮个 / 的) vs. ↓ (遐个 / 的) hia¹--e⁵：這裡的 vs. 那裡的，these vs. those。
4. tsiah⁴ (遮) vs. ↓ (遐) hiah⁴：這麼 vs. 那麼。亦即英語：so/this vs. that，(so，非正式也用 this)。

從而，也形構這種組合對立：

tse¹ (這) vs. tsit⁴ (這) vs. tsia¹ (遮) vs. tsiah⁴ (遮)：↓ (彼) he¹ vs. (彼) hit⁴ vs. (遐) hia¹ vs. (遐) hiah⁴。

* 這：tse¹ 是 vs. tse³ (這) 代：指示代名詞：vs. 指示形容詞。後者是限定用法，形同說：(有) tsit⁴ 个 / 款 / 種 / 號代誌。口頭表演的布袋戲就常出現「如此如此，這 (tse³) 般這般」、「果然 tse³ (這) 代？」的說法，從而可構擬出一組三元對立：

* 這：tse¹ vs. tse³ vs. tsit⁴。

顯然，台語和英語都使用同步發音的加強成分，只是台語以加強「聲母」的方式；英語則通過元音的聽覺「響度」：this vs. that，these vs. those，so/this vs. that，或「動輔音」/t/：here vs. there 來達成；而華語則利用「外加」字詞的方法為主，透顯的正是語言特色的不同，與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

台語文的實詞，甚至也利用入聲的高低變調，來再現

Extensive vs. Intensive :

tsit⁸ (一 / 蜀) vs. tsit⁴ (這) ; uat⁸ (越) vs. uat⁴ (斡) ; hap⁸ (合) vs. hap⁴ (齷) ; hat⁸ (捨) vs. hat⁴ (轄) ; mih⁸ (物) 件 vs. mih⁴ (麼) 代 / 事 ; giap⁸ (挾) vs. giap⁴ (鋏) 仔, → ngeh⁸ (挾) vs. ngeh⁴ (夾菜 / 豆莢) ;

或是原本單一語音的字詞，因為後接的語音或語義，而自動在語音方面作了內部調節：

發：huat⁸ 落 vs. huat⁴ 動；激：kik⁸ 動 / 烈 vs. kik⁴ 氣 / 酒；落：lok⁸ 花 vs. lok⁴ (囊) 錢。

也就是說，作為人類聽覺延伸的口頭語音，以及人類視覺延伸的書面語詞，為了心理或生理的原因，如對稱 (symmetry)、省力 (economy of effort)、和諧 (harmony)、悅耳 (euphony)，或語音甚至字 / 語詞本身為了易於傳播和流傳、生存，語音或字詞本身也會做最適當的調整或進化，甚至斷尾截肢都在所不惜。英語：bicycle，其間 y 不發 [ai]，而改發：[i]，目的就在於避免不忍卒聽的語音組合 (harsh combination) 出現，「噪人耳」、「活欲吵死人」。bicycle 再進而簡化為 → bike，也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此外，還有虛詞和實詞的對立：

著：洗 tloh⁴ →^{8/1} ~ vs. 洗 tloh⁸ →³ ~，形成洗起來 ~ 與洗到 ~ 的對立，或者

煞 tloh⁴ →^{8/1} ~ vs. 煞 tloh⁸ →³ ~，形成竟然、想不到、意外結果與中邪、卡到陰、被凶神所傷的對立。

而實詞：爬 (pe⁵) → 跔 (peh⁴)，虛詞：tsia¹ (遮) → tsiah⁴ (遮)，和 hia¹ (遐) → hiah⁴ (遐)，以及虛、實詞兼有的：恰 (kah⁴)、煞 (suah⁴) 等字詞，這些帶有中促聲 (-h⁴) 語音的口語遺留

，證明喉音 h，比起雙唇音 p、舌尖音 t、舌根音 k 發展為晚，而且更為進化活潑。在台語文裡，它們個個都具有聲母、入聲（或韻母）的雙重角色，尤其入聲中的促聲（-h⁴）甚且能「類分裂」自動做虛、實轉換，可能也是人類語言中的異數。若說台語文促聲 /-h/ 的特質，是標記著人類語音進化的象徵並不為過，這種進化語言學（evolutionary linguistics）所勝出的特質，在歷時語言學中的構擬似乎也是信而有徵的。

伍、結語

語言世界必須與實體世界聯繫起來看待，當兩者不能相互配對印證，語言世界即有極大的虛假性。而個人的語言世界也必須與心理真實的感覺、思想相聯繫，並具體化呈現出來，也就是索緒爾所謂語言乃是「連結的領域……每個語言項目都是一種成分，一種接合項（articulus），在此，觀念固定於聲音之中，而聲音成為觀念的符號」（1966：120）。因而個人的聽覺意象與心靈概念必須一致，否則，個人語言世界表達聲音的意符（signifier / significant），即可能與其所思的意指（signified）相違背，無法呈現心理真實的想法。

農業上「粗放型」的耕作方式 Extensive，和「集約型」的耕作方式 Intensive，這種原型的對立發展，因緣際會被仿效成為語言學上「音義相對論」：Extensive 與 Intensive，「鬆疏 vs. 緊緻」區別性對立。

一、建模（modeling）、想像力與洞察力

Chomsky 以為語言學家的任務是揭示深層到表層結構的轉換，根據他的生成語法理論，語言學的主要任務則是探索人的語言能力。正如「數學建構模型」是一種把「一般口語」轉成「數學

語言」，利用數學語言去推導出一般口語無法推導出來的洞見 / 洞察力或深層見解 (insight)；再把數學語言所推導出來的深層見解，轉換成一般口語的工作。而模型建構的價值，就是在一般情況下所看不到的，經由模型建構的工作，放在模型裡卻可以看得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1925) 在《相對論常識》(ABC of Relativity) 中開宗明義說明：

“there is nothing difficult about Einstein’s ideas, but that they do call for total reorganization of our imaginative lives.” (愛因斯坦的思想並無難懂之處，不過，他的思想的確要求我們完全重組自己的想像生活。)

又評論道：

許多新的觀點可以用非數學語言來表示，但是它們依然困難。我們需要的是改變對世界圖像的想像。

想像之餘，還是想像。借助建構語言模型產生的，正是預備開始要完全重組我們對語言的想像。特別是進入電子文化數位技術時代的後現代，更需要發明一種新的暗喻，重組我們的思想、感情和想像力，擺脫書面文化機械式那種現代的思考模式。書面話語的傾向是分離事物的一個面向，使注意力集中指向這裡。在會話或對話中，事物的許多面向同樣自然的相互作用 (interplay)，各個面向的互動可以產生洞見和發現。與此相對照，觀點 (point of view) 僅僅是看待一件事情的辦法，然而洞見 (insight) 卻是對一種複雜的相互作用過程的突然頓悟，是與多種形態生命的接觸。

語言學的「鬆緊模型」，就是以此模型當做「認知地圖」來想像，讓相同領域甚至跨域的研究者進行對話合作的平台，通過界面 (interface) 的方法，以產生洞見；或者以它做為「顯微鏡」

、「天平」抑「天秤」，來仔細檢查在一般情況下所看不到的現狀和現象。例如：洞察發現字詞的形音義，以及它們之間彼此的連結、聯繫、對立或競合關係，和深層到表層結構的轉換，並盡量跳脫文字對語言的演化發展和創新，所造成可能的框限，重新喚起或回到口頭傳統對語音自由想像、自然而然的派生，以及給新語詞的衍生和再生產。

台語文言談中的加強詞，雖然有諸多呈現的方式，其中都各有優缺點，不過這些加強詞大多屬句子裡再「外加」字詞來表現，是屬於被動性類似「月亮型」的方式。而最為經濟簡便的方式，莫過於通過「同步」使用：聲母「送氣音」，變調後的「高降」，或利用最大增強詞、元音裂變和鈍抑音性元音 vs. 銳揚音性元音、強名詞、強輔音以及動輔音來表示。這種加強詞的體現，即是屬於自主性類似「太陽型」的方式。

此等以各種強度的音強，強調出來的送氣音和高降調聲音，以及其它變體的型式結構，是台語文野性的、有機的「口頭 / 語文化」(oral culture)，和電子時代文化形式和字詞語音派生自行發光，是自主的、簡便好用的強調成分，足以顛覆文讀系統所謂的「次清無濁」，也是馴化的、機械的書面文化 (literary culture) 或印刷文化形式，永遠無法望其項背或超越的部分。

台語文自主同步的強調成分，便是口頭的、瞬間的、有機的，也是詩學的和聽覺的；並非閱讀的、分工的、機械的或散文的、視覺的。這是「現代性」視覺取向、疏離異化的印刷文化，進入後現代情境電子革命的視聽文化，這是種折衷戲耍式的文化，有讓人參與或想像的空間，人們可以從意象中找到集體的呼應。

二、「送」子鳥、「天降」神兵與國民音腔

除口頭形式外，台語文還通過書寫或台羅音標標音時是否加

連字符「語言書面形式」(written language)，這種「書面語言」或「文學語言」(literary language)來體現它的緊緻程度，並展現做為媒介傳播和信息交流應有的集約性。而標記著語音高度進化象徵意涵的促聲 /-h/，與入聲 /-p/ 等等的對立，特別是它們各自所再現「鬆緊模型」的對立關係，也成為台語文的口頭表演或運用 (performance) 時，在語音質變、語音量變和聲調變化模式的細微妙用 (subtleties) 與詼諧美感所在。不但說明「台語幼秀若絲綢」(潘科元語) 的客觀評價，更是台語人心理上、情感上對其母語 (vernacular) 的語感 (intuition)，以及對於口頭語言的感受、判斷和鑑賞 (appreciation) 能力，纖細 (sensitiveness) 無比的最佳表徵。

台語文的名詞，本是言談的焦點，沒有變調的必要，卻也因為要凸顯數量或程度的誇張、語氣的強調和邏輯的重點等，發音器官由於心理聯想或預期，預先採取下面音的位勢，所形成心理性變化的逆化 / 預先音變，而衍生出變調或音變的變體等修正體，並區分為靜態詞與動態詞。而最大增強詞，元音裂變，和鈍抑音性元音 vs. 銳揚音性元音，強輔音以及動輔音的理論，也都可通過「音義相對論」：Extensive 與 Intensive，「鬆緊模型」這個動態、有機、多元、對立的模型，來重構、解釋字詞、語音的內部結構，和音義聯繫及其變動發展的規律。

美國觀念主義語言學派創始人的人類學家，也是描寫語言學派代表人之一，E.Sapir (1884~1939) 認為人類行為和語言的語法一樣，在不知不覺中會形成一種模式 (pattern)，這種模式在文化上即成為一個社會的風尚 (style)。

台語文這種因為元音、輔音的突變或漸變，讓主要是通過高降、送氣或不同組合，「一氣」呵成，「應聲」同步達到強調的預期效果，真實原汁原味的同聲呈現的加強詞，實際上也與台語人

說話習性，並通過「大囀喉空」、「聲嗽」的模式，所形成的一種獨特的「氣口」，起了相當程度交互影響的作用，自然比起那些需要另外再加料、加味的強調成份，會有相當差異。它們「聲」「氣」相通，相因相乘的結果，讓台語人說起台語直覺會很「摔拍」/「繼拍」，也給熟悉台語文的受話人能有相當程度的感受，尤其宛若「絕頓」的入聲，以及「雅氣的」(refined) 文言，和「飄撇的」(unrefined) 白話雅俗共生、靈活混雜交替使用的特性，確實相當程度造就了台語人言說時特有的語體本色 (stylistic feature) 或註冊商標 (register/style)。而它們全成了也成全了台語文發音特徵總和的國民音腔 (national accent)，這種專利、專美的「送」子鳥 (stork)、「天降」神兵和強力的推手。

這些送氣和高降的用力現象，雖然有違語言學的省力原則，卻都很有規律的呈現對立，而且都自力完成 (off one's own bat)，不假外求，這又很弔詭成爲相當另類的省力方法。這些加強詞修正特徵實體的出現，大多有它內在語言的心理基礎，和使用語言的心理歷程，也都符合了語言的心理真實性。

而語言或言說時必要的心理真實性，不也表明了語言的首要屬性是語音，和語言的有聲屬性是壓倒一切的事實，以及索緒爾曾提醒人們注意口語的首要地位？實際的情況是，本來只是作爲口語補充的文字卻反客爲主，佔據了我們主要的思考，切斷了音義聯繫的「雙重連結」。

對台語人或想要學台語的人來說，通過漢文字去思考台語語音可說是跨出錯誤的第一步，正如我們利用已學過的語言偏向，單一感知去思考學習如英文等犯的是同樣錯誤。不過，這也是早已在感知習慣，普遍受漢字視覺偏向制約的書面文化人，難以掙脫的困境。學者陳龍廷以他自己學習法語的親身經驗指出：

法語學習過程中的聽寫 (dictée) 訓練，對於熟悉漢字的知識份子而言可說相當陌生。這種偏重語言聽覺的訓練，與受漢字訓練反覆「寫字」練習，強調的視覺訓練相當不同。聽寫訓練的過程，訓練者口頭唸出一篇講稿，受訓練者經由耳朵的聽覺，與大腦的語言理解力判別語意，重新以拼音文字書寫成文章。……聽寫的訓練目的在於使受訓者注意發音最細微的差異處，尤其是對語意關係最為密切的語音能保持相當敏銳的辨別能力。依照筆者學習法語的親身經驗，耳朵對語音的敏銳度，確實會使自己對於清晰發音的自我要求也會相對地提高。對於早已習慣視覺學習的人而言，聽寫訓練幾乎可說是酷刑 (2008: 48)。

可惜台語文一些辨義對立，一直以來卻都被簡單視為文白異讀，或化約為方音差對待，「對語意關係最為密切的語音能保持相當敏銳的辨別能力」，這種口頭傳統聽覺想像的台語人善於音義聯繫的能力，正不斷被書面文化侵蝕殆盡，而「注意發音最細微的差異處」，或加強詞的區辨和想像能力，正是逐漸視覺取向的台語人需要認真看待和加強的部份，也是台語文是否能再更進化的重要指標。重新部落化再度回到原初口頭傳統的聽覺學習，是掙脫書面文化所帶來的困境，和避免聽寫訓練成為酷刑，較為正確而重要的一步。

也許正因為口語是作為一切語言交流基礎，而台語文正是比較偏重聽覺感知和口語文化屬性的語言，一套能充分體現台語文靜動對立、「鬆緊」層次特色的標音系統，就顯得必要，無疑現階段羅馬音標不但較合時宜 (in phase)，也是較國際化的選擇。

而在電子文化無所不包、數位視聽當道的時代，我們是否更應該不忘大師的提醒：克服書面文化機械性的把文字當做語言基本型態的堅持和偏向？

第十期季刊特殊符號「勘誤表」

頁數	原文	更正
第 59 頁 第 10 行	velarized) :/l/	velarized) :/ɭ/